



诗歌翻译系列讲座

*Poetry and Its Translation:
An Interactive Coursebook*



诗与翻译:

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

王宏印◎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诗歌翻译系列讲座

诗与翻译： 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

Poetry and Its Translation: An Interactive Coursebook

王宏印 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翻译：双向互动与多维阐释 / 王宏印编著. 一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2

(诗歌翻译系列讲座)

ISBN 978-7-310-04752-9

I. ①诗… II. ①王… III. ①英语诗歌—文学翻译
—研究②汉诗—英语—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292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28.25 印张 2 插页 523 千字

定价：5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目 录

绪论：诗的多面与翻译鉴赏	1
第一节 什么是诗？从一些例证说起	2
第二节 诗歌翻译与新近的诗歌概念	13

上编 英诗汉译：从浪漫到现代

前言：英语与英诗文化背景	29
第一章 英国诗歌选译	33
第一节 英国诗歌概说	33
第二节 英国诗歌翻译集萃	38
第二章 美国诗歌选译	91
第一节 美国诗歌概说	91
第二节 美国诗歌翻译集萃	96
第三节 艾米丽·迪金森诗歌选译	114
第四节 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选译	137
第三章 西方现代派诗歌选译	164
第一节 西方现代派诗歌概说	164
第二节 现代派诗歌翻译选萃	167

下编 汉诗英译：经典重译与现代阐释

前言：中国古体诗词曲及其英译、回译	193
第一章 早期民歌、诗骚传统、魏晋诗选译	196
第一节 早期民歌与《诗经》《楚辞》英译	196
第二节 魏晋诗：阮籍与陶渊明选译	223
第二章 唐代的诗论与诗歌选译	235
第一节 司空图《诗品》：作为诗论的诗	236

第二节 唐诗选译与评论	246
第三节 唐诗英译的不同模式及典型例证	271
第三章 宋词、元曲及《红楼梦》诗词曲选译	279
第一节 宋词选译	279
第二节 元曲选译	314
第三节 《红楼梦》诗词曲选译	324
第四章 现代三大家诗词曲选译	340
第一节 鲁迅诗选译	340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选译	360
第三节 于右任诗词曲选译	382
第五章 中国现代派诗歌选译	398
第一节 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发展	399
第二节 中国现代派诗歌翻译集萃	403
附录：全书诗目索引	431
主要参考书目	441
后 记	445

绪论：诗的多面与翻译鉴赏

为什么要开这门课？

首先，诗歌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有一种关系。如果现代有人不懂诗歌，那么这个人在学问和灵性上就有欠缺。古人便懂得这个道理。《红楼梦》里有许多漂亮的女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懂诗的和不懂诗的。贾宝玉认为懂诗的女孩是知己，不懂诗的女孩，贾宝玉则不会与之交往。比如他的一个贴身丫鬟，叫袭人，自己不懂诗，还叫宝玉也不要去看书读诗之类，反而让他去学经济考科举。这使得贾宝玉对她很是反感。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眼中，世界上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有灵性的懂诗的人和没有灵性的不懂诗的人。

此外，古代还有另外一种关于诗的说法，就是强调诗歌的社交功能。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和国家之间进行外交谈判时，双方都会引用《诗经》。如果哪一国的外交家竟然没有引用《诗经》，那他就没有外交谈判的资格，也不能很好地从事外交活动。后来虽然不严格强调《诗经》了，但在文人雅集的场所，诗歌唱和、诗酒精神仍然十分盛行。诗歌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丝毫没有减弱。由此可见，诗在古代就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一是表明文人的身份，一是促进相互的交流。

现代社会也是一样的。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人们忙于商务，忙于日常生活，没有适当的娱乐和读书、读诗，以诗会友，就完全埋没到这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了。如果没有诗歌来陶冶性情，也没有阅读诗歌的爱好，这个人就缺少作为人的最本性的方面；可能这个人事业成功，腰缠万贯，有宝马车和豪宅，然而他的谈吐和涵养还是缺失了点什么。所以，我们开一个关于诗歌和诗歌翻译鉴赏的系列讲座，就是要给现代人、现代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一点诗教，并且给对诗歌翻译有兴趣的人一点诗歌翻译的知识和训练，让大家懂得一点诗，甚至学一点诗的翻译和批评。

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或者说该如何进行诗歌翻译教学呢？

第一，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在文学课上也学过一些英语诗歌，在该系列讲座中，我们会把它们转化为汉语的诗歌，或者通过相互的比较和翻译，转化为关于诗歌的普遍知识。因此，这一部分诗歌就构成该系列讲座诗歌源泉

的一个方面。第二，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拥有唐诗宋词，《诗经》《离骚》等优秀作品，如果今天把它们翻译成英文，那么我们不仅会有语言上的收获，而且有利于对外交流。英语诗歌的汉语翻译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这种翻译，一首诗歌老是停留在原来的形态里，这些中文的诗或英文的诗，就不会表现出其他的样态，就如同动词不定式，只是原型 to be or not to be，而不是 I am, You are, He is 一样。可见，诗歌和诗歌翻译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广义而言，包括英文诗和中文诗，以及英汉诗歌的转换互译，还有诗人自己创作的诗并且自己进行翻译，称为“自译”。虽然只是关于诗歌翻译的系列讲座，但是我们对诗歌概念的理解是很广泛和比较深入的，而且是很前沿的，而我们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念，也是实验性的，探索性的，所以这门课会比较有趣，不会枯燥，也会比较有收获吧。

第一节 什么是诗？从一些例证说起

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一般有两种回答，一种是企图界定它。如果要给诗下一个定义，是很困难的。有的人认为，下定义的人大多不太懂诗，或不会写诗，不会翻译诗，因此，很多诗人都拒绝给诗下定义。实际上，下定义的往往是一些美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们只做理论上的假定和推论式的玄思，所以才敢下定义，懂诗的人就不敢贸然下定义，反倒因为他们不下定义，被误认为不懂诗；此外，下定义的人一般也不太写诗，如果写诗的时候被一种定义束缚，就不能写出好的诗歌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给诗下定义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就不给诗下一个定义了。

既然不给诗下定义，那么，又何以知道我们是在谈论诗呢？

一种有趣的方法，就是列举。列举虽然是局部的，具有偶然性，但也很可靠，因为它避免了空泛议论，避免了不着边际，所以比较直观，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就先通过一首诗，通过它来看一下什么是诗。下面是艾米丽·迪金森的一首非常简单的诗——《凝望夏日天空》，因为艾米丽·迪金森的 2000 多首诗都没有标题，只有号码，所以我们就把第一行作为标题，即“凝望夏日天空”。

凝望夏日天空

凝望夏日天空

是诗，虽未见于书本

真的诗——飞逝
(朱墨 译)

诗中的意象是很美的，夏日辽阔蔚蓝的天空，如果是晴朗夜空，还会出现闪烁的群星。“凝望夏日天空/ 是诗，虽未见于书本”，就是说诗歌不是书上写出来的东西，而是凝望天空的结果，和大自然有些联系的。最后，她给诗下了一个不是定义的定义“真的诗——飞逝”。真正的诗稍纵即逝，片刻消失，这和凝望夏日天空是一样的，即便夏日天空永恒的在那里，你举头凝望却是片刻的短暂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永远地凝望，那就是一个呆子的行为了。以上的中文诗，是笔者的翻译。可是，翻译过来的还是诗吗？聪明的回答是：大家如果认可它是一首诗，那就是，如果不认可，那就得看看原诗。

To See the Summer Sky

To see the Summer Sky
Is Poetry, though never in a Book it lie—
True Poems flee—

这个英文诗和中文诗还是有一些区别，“To see the Summer Sky”可以翻译为“夏天的天空”或“夏日的天空”，甚至可以凝缩为“夏空”，不过“夏空”这个词就不太像汉语了，“夏天的天空”有两个“天”，显得重复，所以“夏日的天空”好一点。如果加一个“盛夏”，这个词就显得多余，而且与原诗也没什么关系。这里的关键是“To see”比较难翻，笔者原先翻译为“远望”或“瞭望”，即“瞭望夏日的天空”，后来发现这种翻译缺失了点什么，好像就是远远的望一下天空，后来就把它改译为“仰望”，就是一个人抬头仰望夏日天空，这就比较浪漫，特别是一个小女孩抬头仰望天空，给人一种烂漫天真的感觉。可是天空是不是一定要仰望呢？仰望似乎把诗说得高大了，人和诗的关系不太平等了，所以觉得这个翻译也不太好。最后把译文改为“凝望”，凝望就是人要有一种观察或 insight，比如古代的原始人，早晨起来要凝望或凝视火红的太阳，从而就逐渐形成一种意象，就是对太阳的崇拜，所以凝望是比较专注的一种望，而且眼神中蕴含有一种理解的成分。“though never in a Book it lie”，这里“lie”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说它在书里，另一方面说书里说的都是谎言。“lie”和“sky”是押韵的，可是这里暗示你在书本里看到的诗和你凝望夏日天空看到的诗是不一样的，写到书本里的诗就被文字束缚僵化了，所以“it lie”在英文里

有这种双关的含义，而中文是没法表达的，所以译文就不管这层双关暗示了。

“True Poems flee—” 翻译为“真的诗——飞逝”，把破折号放在中间，让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就有了悬念和强调。

整首诗的标点和断句都是比较独特的，“lie”和“sky”是押韵的，“flee”不押韵，但是 sky 和 flee 都有滑动的音，第二行比较长，第三行比较短，这两行都有一个破折号，它表示视觉上的牵引，牵引人们的视线到遥远的地方去，所以这首诗会让人看得很远。中文不太这样做，但是中文诗的字面很漂亮，英文一般感觉不出其中的漂亮用词：比如中文“凝望”就很漂亮，而英文中“see”就比较浅白，还有“是诗”，“是”和“诗”这两个字是同音字，而英文里没有，“虽未见于书本”中的“书本”和“book”还是有区别的，“未见于”是个文言句法，很文雅，“真的诗——飞逝”，里面又有同音字，所以总共有三个同音字“是”“诗”“逝”，而英文没有，这就是诗歌翻译的奥妙，通过翻译可以建构另外一首诗的语言关系。英文诗中破折号牵引人的视线，好像这首诗没有结束，但是中文没有这样处理，中文把所有结尾的两个破折号都去掉了，只是在“真的诗”和“飞逝”之间用了一个破折号，表示一种解释和理解，这种解释和理解当然很重要。

那么，一首诗在英文和中文里各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一首诗并不局限于一种语言，中英文是有区别的，中文用另一种办法营造出与英文诗不同的新的中文诗的氛围，并不追求和英文诗一模一样，这是翻译的一个要点。那么，根据艾米丽·迪金森对诗的理解，我们来做一个理论的解读：究竟什么是诗呢？

(1) 诗未必是已经见于文字和书本的：书上说它是一首诗，它未必真是一首诗。有的诗没有在书本上出现，需要我们去寻找，那便是诗的形而上的存在，或者终极的诗的概念。这里提出的是诗的本体论问题，诗不是语言文字和字面意思，而是语言文字背后的什么。

(2) 诗产生于诗人的凝望，还有想象：诗，基本上是一种视觉意象的东西（当然，还有听觉等以及通感问题），要诗人凝望一个对象，做一个对象性的观照，再加上诗人的想象，就形成诗了。如果没有诗人，没有诗人的凝望和想象，那肯定是没有诗的。天空本身不可能是一首诗。

(3) 真正的诗飞逝，故而难以留存：诗和任何美一样，都是瞬间可以呈现，瞬间可以消失的东西，很难保存。也正因为如此，诗才可爱，值得珍视。也正因为如此，诗才值得去追寻，假若一首诗固定不变的在那里，随时都可以供你调遣和阅读，千遍万遍的重复，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或者只能是书本上的诗了。

(4) 诗和返归自然本性有些联系。诗当然也是和人有关联的，也是要人来

写或朗诵的，而且许多时候也是关于人的。这里说的诗和自然有关，一是指纯粹的自然进入诗境，一是指诗人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当诗人处于自然状态的时候，能从自然中“看到”更多的诗意，但这并不否认诗和人的关系。

以上是通过艾米丽·迪金森的一首小诗对诗进行的理解，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解。下面再列举一首诗，看一下什么是诗。那便是威廉·威廉斯的诗。他是著名的美国诗人，写了许多著名的诗，比如《红色小推车》《便条》等。他是意象派诗人，对意象很感兴趣，他的诗翻译为中文诗，其核心就是诗的意象如何传达。他有一首《诗的形象》，所以我们引这样一首诗来说明诗的形象问题。

诗的形象

白杨树上有一只鸟！
这是太阳！
树叶是小小的黄色的鱼
在河流中嬉戏。
鸟儿在树叶上跳跃，
白天在他的翅膀上。
费勃斯！
是他，他在白杨树中
发出一片闪烁！
是他的歌唱，
在风中树叶摩擦的
喧闹上闪耀。

（裘小龙 译）

我们知道威廉·威廉斯是意象派诗人，偏重于意象，不太讲哲理。“白杨树上有一只鸟”，这就构成了意象，白杨树和鸟，这只鸟大概不会再是白色了，应该是偏重于黑色，这就与白杨树的躯干构成反差强烈的漂亮画面。“这是太阳！”这里的太阳是真正的太阳还是说那只鸟是太阳？我觉得应该说的是鸟。树上如果没有鸟，好像大地没有太阳了，可见鸟是非常核心的意象。“树叶是小小的黄色的鱼”，这样一个句子证明了上面关于太阳的说法是比喻的，因为句法结构相同：都是判断句。用鱼来说树叶，很新奇，不仅仅因为鱼和树叶在形状上很相似（相似性又一次用来作为写诗的机制）。一般很难想到用鱼来说树叶。我们一般想到的是鱼塘里或荷塘里自由自在游动的鱼。用鱼来说树叶，还

可能是颜色的缘故，大概因为树叶和鱼都是黄色的。再一点，树叶好像是有生命的。而用动物来说植物的一部分，就构成了一个高级的意象。什么是高级的？就是用一种高级的生命形态（比如动物）来说低级一点的生命形态（比如植物），这里把树叶说成是鱼，是拟物。

“在河流中嬉戏”，鱼当然在河流中嬉戏，可是树叶是在河流中嬉戏吗？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树叶变黄了，掉落到水里，像鱼一样在水里游动，白杨树上还有一只鸟，可是一些树叶已经掉落到水里去了。“鸟儿在树叶上跳跃”，我们不知道鸟在哪个树叶上跳跃，是在黄色的鱼的树叶上，还是在别的树叶上面。现在回过头来看，树叶并不一定掉落在河流里，而是还在树上，变黄了要掉下但未掉下，这就纠正了我们原先的理解，因为诗歌的理解是一种预测（anticipation），可以修改。这时就可以知道树叶是黄色，鸟应该是灰色或者黑色或者葱绿，鸟就在树叶上跳跃。“白天在他的翅膀上”，这个“他”是男性的他，这里有更多的拟人的色彩，翅膀怎么和白天有关系？白天的闪光可以在他的翅膀上看起来，也许这个句子翻译得不太漂亮，如果把白天换为白日会好点，就有一种双关了。

“费勃斯”我们不知道是谁，也许是荷马史诗里的费勃斯，但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原文还没出来，上下文也是切断的。“是他，他在白杨树中发出一片闪烁！”发出一片闪烁，闪烁的光线、光亮、光芒总是引人注目的一些意象。

“是他的歌唱”，声音的意象出来了，闪烁的东西是他的歌唱，歌唱是听觉意象，闪烁是视觉意象，视觉意象转化为听觉意象，这就是通感。“在风中树叶摩擦的喧闹上闪耀”，摩擦既是动作又是声音，喧闹也是声音，闪耀又不是声音了。由此可见，诗歌的后半部分有视觉和听觉的意象反复交错的痕迹，节奏好像也加快了。这就是我们感觉到的一首诗。这首诗很美，但是很朦胧，我们不知道它的意思。那么，一首诗要不要有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不该这样提问。一首诗可能和一幅画一样，一幅画有什么意思呢？你要硬说出一种意思，那就是过于理性，过于用语言来说明它，所以我们不用语言来强行说明它，而是把一首诗的一些意象和节奏以及一些非常美的东西收集到一起，再把产生的一些感觉的碎片收集到一起就可以了。

它给我们的印象是：

- （1）一首诗可以由意象组成；
- （2）意象之间构成某种关系；
- （3）典故乃是原始的意象；
- （4）意象及其组织接近意境；
- （5）意境反映一定的思想或情绪。

以上就是意象派对诗的理解。当我们说意象中有一些思想的时候，当然可以找一些更具有思想性的作品来说明。请看下面这首诗，标题为“阳光”。

阳 光

我坐在草地上
阳光撒下语词的斑驳
河水的反光也有意义吗

我越过明晦交舞的河面
把目光投向对岸
听风儿吹来水草的芳香

也许，只有流动的河水
和闪光的草叶
在思想

我在凝视
一个思想的世界
日夜翻转

（2002年7月9日上午10点15分

朱墨，天津卫津河畔读书之余）

这首诗比上一首好理解，上一首诗鸟先出来，这首诗“我”直接出来了。“我坐在草地上”这个句子很一般；“阳光撒下语词的斑驳”，这个句子比较奇怪，本来很美的阳光，现在又撒下斑驳，就是有阴影和光亮的部分，关键是这里加了一个“语词”。这个词很抽象，从而使整个句子比较难理解，有点抽象了，好像要转到语言的话题上，可是语言是看不见的。语言和阳光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它们有关系，语言是有意义的话，那阳光应该有反光，所以第三个句子出来了——“河水的反光也有意义吗”，这个句子好像在回答第二个句子提出的问题。这样看来，这首诗比上一首更有思想一点，至少线索比较清楚。回头再解释一下第二句：在这个句子中有一个隐喻，语词就是语言，指的是人的思想，它就相当于大脑中的阳光，如果没有阳光的普照，人的思考将无法进行。这个人在草地上坐着，阳光下来了，应该是撒在草地上，可是作者看到的

却是一些语词，是语言的碎片，这和上一首的落叶有点相似。第三句问河水的反光也有意义吗？如果你觉得有意义，那就有意义，如果没有，那就没有，也要看作者的思考角度。这首诗有点像玄学诗，尽管它根本上还是意象派诗，但不回答这个问题。

“我越过明晦交舞的河面”，那是什么越过呢？“把目光投向对岸”，这里就已指出是目光越过河面，而不是作者自己渡河而过。明晦交舞的河面指的是河面有暗的地方，也有明亮的地方，这种说法在唐诗里有，在印象派的画里也有。交舞好像在跳舞，很有诗意，说明这个河面不是平行的，里面有很多内容，但是他没有注意河面，而是把目光投向对岸，可以想象这好像是哲学家写的诗。他没把目光投向河面，因为河面好像和阳光撒下语词的斑驳在草地上有点雷同，所以他没太注意河面而是注意对岸。对岸有什么东西呢？“听风儿吹来水草的芳香”，风从对面吹来水草的芳香，这里就把视觉意象转为嗅觉，可以听见风声，可是怎么能听见芳香？这里就有一个很巧妙的转换，从而使句子很复杂。本来是看对岸，后面又听风声，风声又带来了芳香。这首诗很复杂而且非常美。由此可以看出，第二节深化了第一节的思想，这里的目光又和迪金森有点联系了，目光凝视对岸。如果把第一节的最后一句借用到第二节，那我们就可以明白第二节的意义：水草的芳香也有意义吗？但是诗歌里不能再重复这样的句子。“也许”，也许是什么呢？是回答河水的反光也有意义吗，还是回答听风儿吹来河水的芳香，我们不太清楚，这是比较朦胧的，这就使刚才逐渐清晰的内容又进一步地模糊起来了。

“也许，只有流动的河水/ 和闪光的草叶/ 在思想。”这里也可以接到下面的诗句，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流动的河水是在第二节出现的，闪光的草叶是在第一节出现的，这里的主人公“我”不见了，我也没有思想了，而是我们不注意流水和草叶时，它们在思想，对岸风吹来的芳香好像是没有思想的。这就很奇怪：到底是什么在思想？什么没在思想？这就恰恰说明我们认为思想的没在思想，思想在空白处，思想在我们不关注的地方思想，就是实的部分没有思想，虚的部分反而有思想。这有点像老子的观点，以虚为要，以虚为本体。

“我在凝视”，诗歌一开始说我坐在草地上，后来再也没有说到我，现在又提到我在凝视。这里的“我”是谁呢？就是一个主体，一个诗人，这里好像也不是哲学家的诗，而是诗人在体悟世界。“一个思想的世界/ 日夜翻转。”这个结束很强烈。一个思想的世界，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思想，而且思想还在日夜翻转，世界随着日夜交替，产生截然不同的思想。这里的感觉就有点辩证的思想：这个世界是翻转的。诗歌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不像刚才坐在草地上那么悠闲，诗歌由静转向动。一个思想的世界也是有哲学来源的，比如

那个被黑格尔逼到乡下的叔本华，他成为悲观论的哲学家，他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其中的“表象”（idea）就是“思想”，就有思想的世界这种思想。可见这首诗比威廉·威廉斯的诗复杂多了。这首诗是“我”坐在天津卫津河畔的草地上，望着河水写出来的。这首诗更有思想性，它不仅是意象，而且意象非常复杂。现在就可以理解标题“阳光”的含义。阳光好像指的是语词，语言的问题和哲学上的理性有关系。下面看一下这首诗的英文版本（诗作者自译）：

Sunlight

I am sitting on the grass.
The sunlight comes through—words
Does reflection on the river mean something?

I look beyond the dancing ripples,
Into something on the other bank,
Listening to the fragrance of grass in breeze.

Perhaps, the flowing water
And flashing blades of grass
Are thinking.

I am watching
A world of ideas
Turning over.

(By Zhu Mo; AM10:15, July 9th, 2002,
Reading on the riverside, Tianjin)

“The sunlight comes through—words”，这里阳光透过“words”撒下来了，去掉了斑驳，reflection 既指反光又指反思。这比汉语要有趣多了，因为英文提供了比汉语更多的东西。“I look beyond the dancing ripples”，这里河水和河面都没出现，直接是波纹出现了，波纹在跳舞，而且此句没有出现明晦，看来翻译诗歌的时候可以丢弃一些内容，以便抓住一些更重要的内容。“Listening to the fragrance of grass in breeze”，这句译文和原文一样漂亮，有点英国英语的味道。

“breeze”在句末，发音很柔和。“listening”和“听到、倾听”还是不一样的，不能翻译为“hearing”，那就没有一点诗意了。“blades of grass”指的是草叶，“A world of ideas”是非常自然的英文，中文为“一个思想的世界”，听起来有点生硬，但是英文一点也不生硬。“A world of ideas”来源于叔本华的书名 *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Turning over”也很自然，因为一个世界就可以旋转（地球可以旋转，社会发生革命正是英文 revolution 的包含的“旋转”与“革命”的双重意思），由此可见，在最后一节中，英文诗比中文诗更自然，更流畅，更富于思想。

下面我们看一首更为复杂的诗。那就是美国实验派诗人阿什伯利的诗。

诗是什么

中古时代的城镇，加上那
从名古屋来的络绎不绝的童子军？当我们

想要天下雪时从天上飘落的雪？
美丽的形象？试着避开

观念，就像在这首诗里那样？可我们
仍然回到观念，恰似回到妻子身边，而把

我们爱欲的情妇抛下？现在他们
必须相信这一点

正如我们相信这点一样。在学校里
所有的思想都被清除殆尽：

留下来的就像一片原野。
闭起你的眼睛你能感觉到它有方圆几英里。

现在你睁开双眼看那条险峻陡直的小径。
它可能很快给予我们——什么东西——几朵鲜花？

（[美]阿什伯利）

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这首诗是想回答诗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他比较理性地列举了一些诗。“中古时代的城镇，加上那/ 从名古屋来的络绎不绝的童子军？”中古时代好像指的是欧洲了，名古屋在日本，这指的是不能改变的历史。

“当我们// 想要天下雪时从天上飘落的雪”，这里好像有人的意愿，“美丽的形象？试着避开// 观念”，可以理解美丽的意象应该是避开人的观念的，“就像在这首诗里那样”，这里诗人定义诗应该是意象的，而不是观念的。“可我们/ 仍然回到观念”这里又回到观念，“恰似回到妻子身边，而把// 我们爱欲的情妇抛下”，这是西方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妻子是一个比喻，情妇是一个比喻，回到观念就像回到妻子身边一样。观念和妻子之间有一种联系，观念和妻子都是比较可靠的，像家庭一样稳定，现在看来观念就不能完全避开了。可是他讲的是人性，人想离开观念，但是又不能离开观念，而美丽的意象和爱欲就有点关系。“现在他们/ 必须相信这一点”，这里的说法有点强势霸权，虽然在说诗，但却是用强势的语言在说。“正如我们相信这点一样”，正如我们相信，到底有没有相信，这是用语言在相互推论，好像我们相信了，他们就必须相信。这又体现出一种强势，凌驾于人的意志的力量。“在学校里/ 所有的思想都被清除殆尽：// 留下来的就像一片原野”，这是对学校的一种反驳，认为学校灌输许多知识，反倒把思想抽空了，所以就留下了什么也没有的原野，它需要继续生长出来新的东西。“闭起你的眼睛你能感觉到它有方圆几英里”，这也是一种玄思，眼睛闭上了好像思考得好一点，睁眼看见的是现实。“现在你睁开双眼看那条险峻陡直的小径。/ 它可能很快给予我们——什么东西——几朵鲜花？”给予我们什么东西呢？几朵鲜花？鲜花意味着什么？如果送人，就意味着一种东西；如果是生长的鲜花，那就意味着别的。这就是关于诗的一种实验性的说法，那它到底要说明什么呢？

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阅读的体会：

(1) 古典，加上现代奇异的经历（古典就是中古时代的城镇，后面很多都是现代的，古代的比较稳定，现代的就比较混乱）；

(2) 意愿，以及观念的巧合（观念和意象、意愿有一种关系，是不能完全避免观念的）；

(3) 隔绝普通的感觉，然后发现；

(4) 让平常的事物生出新意。（平常的事物是什么呢？几朵鲜花，在诗歌的最后产生新意）。

这4点就构成我们对诗歌的深层理解。

以下这首诗更为复杂，但是比较亲切。

关中的雪：旧时院落

大雪飘落北国风光
一片苍茫，沿陇海一线
山峦起伏如蛇吞象，壮哉！
低头思故乡我想起那座关中旧时院落
因为也曾是青训班的旧地，听人说
至今观众依然多，虽然革命的岁月
如丁玲，一串叮铃铃的响声
已经遥远，更远的
是那革命前的浮躁和呐喊
和沉默以及一些默默地写作
像这飘飞的雪花用传单滋润着大地
可是也许这土地并不完全适合
太多的雨水，会流失水土，农人说
在黄河大桥的那边，壶口正蓬勃着
浑黄的奔涌的历史，有时也会断流
雪还在飘舞一天的诗意，五点钟
谁人堪得诉说？

（2004年12月23日午后

朱墨，南开大学寓所）

这首诗的标题本身就比较复杂。关中下雪好理解，而旧时院落又指的是什么院落呢？“大雪飘落北国风光”这个句子是从毛泽东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中化解出来的，“一片苍茫，沿陇海一线”其中的“一片苍茫”和“北国风光”有关系，“山峦起伏如蛇吞象，壮哉”，即“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看来前3句均出自毛泽东的诗词，但表现的是关中的雪。“壮哉”似乎出自李白的某首诗，遂引出李白；“低头思故乡”显然出自李白的诗。但写“我”坐在陇海线上的列车上，肯定想念家乡，从而就想到了“那座关中旧时院落”，但是你还不知道是哪座院落；“因为也曾是青训班的旧地”，青训班指青年训练班。当年全国很多热血青年到革命的延安去，先要经过泾阳县，泾阳县那里就有一个“旧时院落”，就是吴宓先生故居，当时是青训班的所在地。“听人说/至今观众依然多”，指现代还有好多观众游览此地，“虽然革命的岁月/如丁玲，一串叮铃铃的响声/已经遥远”，指作家丁玲的时代已经过去很遥远了，